



诗/绪/纷/飞

魅力光影

——周末朝天门观无人机表演

杨丽敏

来了来了 它来了
绚丽的斑斓点亮两江
两条河碰撞出爱的火花
天空绽放出异彩
无数翘首以盼的眼神
无数焦灼等待的心灵
被它潮汐出仰望的浪花
惊喜声漫过朝天门广场

一浪涌过一浪
齐月牙一样高
这一刻我们一起读一封
新时代的浪漫情书
星星点点的无人机变幻出
大礼堂 洪崖洞
黄葛树 山茶花
还有温馨的心语图案……
壮美的星空旋律
瞬间即是永恒

(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)

生/活/随/笔

纫针记



刘运勇

过去做针线活儿，大都为了补疤，即打补丁，所谓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

挑担背篓的，衣服容易磨破，需要及时缝补。顽皮打闹的，衣裤扯烂了，不用补疤，捏拢了纫几针，就对付过去。

补衣服其实简单，记得我刚读小学，报了到回家，就被外婆叫到身前，拿出针线筐筐，叫我学补衣服。可我是个男人呀！外婆说，不管男女，用得着的，就是一门手艺，小娃儿都得学。她老人家从筐里翻了一阵，找出两块破布，让我补。我拿起针线，对着阳光，憋着气，双手抖着，好不容易将线头穿过针眼，放手去逮，嘴里吁出口气，拿针的手一抖，线头儿就掉了。外婆骂声笨蛋，然后指教，说穿过了线，必须憋住气，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二指拇，去捏住线头儿，很容易就拽出来了。我依法一试，果不其然，纫好了针线。可是缝补又很艰难，我总是扎了拿布块那手，还没戳几下，指头就血迹斑斑。外婆又教：一是斜着进针，先试探几下，针脚一致了，才能够将布片戳穿；二是手莫挡住了针道，用两个指头把布掰直，看清楚了，扎的孔距才均匀，不至于戳到指拇。我试了试，扎几针，居然成功了，将一块破布补了另一块破布，从此旧衣裤皆由自己补缀。

回老家河南当知青，搞生产劳动，衣服裤子磨烂得快，不补不中。婶呀姐呀妹妹的，不让我补衣服，说那是女人们的事。可是我喜欢针线活儿，不让我沾针穿线，可以从旁看呀。看到她们纳鞋底了，布鞋底，用糨糊一层一层粘起，靠手力纫针，绝对扎不穿的，须得使锥子扎，穿透了，换纫了线的钢针扎过去，再死死拉紧；也可以将线挂在倒钩上，再把锥子拉回来，针锥针锥，便是如针之锥，专门对付针扎不透的厚物的。

一锥一线的，如果针鼻儿纫了麻绳，钢针扎透鞋底，有那个可

能，但你把麻绳拉过去，则万万不能，会被千层底咬住，拗断钢针，也拉不过去。

鞋垫子也用布片层层叠粘的，但布层比较少，用钢针可以扎透。婶和姐妹们一般要在食指上戴只顶针。先找准距离，然后把针尖刺入，再用顶针抵穿，把麻线拉过来；反之，同样操作，完成一个来回。以我的水平，只能扎鞋垫儿。

有三四十年了，基本不动手补衣服，再说破衣，哪怕旧了一点，衣服上有洗不掉的污渍，都会捐给民政的指定地点。

那天老妻弄了条绣花布带，当成蒙古舞服的腰带，可两头无扣，便弄了一副旧挂扣来。扣有三排，每排四只；挂钩只有一排，亦有四只。须拆了底边线钉于花带两头。老妻试了几下，眼睛昏花，害怕拆烂了，不敢动手，便叫我来。我大显身手，先用线剪拆掉锁边线，然后纫上针，欲将旧挂钩扣在花布腰带上头。她穿针，试了几下，眼前一花，线头就斜斜飘开，又没纫上。我有办法，一手执针，一手拿线，张口咬掉线头，使之变得齐崭一点，然后取下近视眼镜，视线便因拉近而变得清晰。我将线头轻轻一戳，穿过去两毫米。松开线头，换了手，掐着了穿过针眼的线，迅速一拉，穿针成功。老妻靠着我的肩头，长长吁口气。纫我是熟手，做到针线齐崭。老妻放下心，自己去温习舞蹈了。

现在年轻人穿的破裤子，是故意撕破的，最好用机器撕，显得自然，大概在膝盖和大腿中部各撕裂一块，显得新潮，穿起是不是很凉快我就知道了。我等老年人，看见了，就觉得应该补一补，传承着纫针的好习惯。

这纫针，谐音认真，实在是一辈子的活儿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新/作/者/

ICU外的温情

蒲霜

西南医院神经外科的重症监护室外，有一群特殊的等候者——病人的家属们，因共同的牵挂而汇聚于此。妈妈刚经历脑膜瘤手术，也躺在这ICU里与病痛博弈，我便成了焦急等候者中的一员。

这里，是焦虑与希望拉扯的战场。厚重的门隔开两个世界，门外家属们紧蹙的心，随着门内亲人的每一丝气息沉浮。可就在这看似压抑的空间里，一种无声却汹涌的力量，正以温情为底色，悄然生长。

ICU的铁律将探视拒之门外，医生每日查房后的沟通，便成了连接生死两头的唯一“纽带”。每当有医生推开那扇门，家属们瞬间围拢，像极了溺水者扑向浮木，那期待的眼神里，满是对生命希望最本能的抓取。医生们耐心拆解专业术语，把“生命体征平稳”“意识稍有恢复”这些字句，轻轻放进家属们干涸的心坎。他们的声音，像是黑暗里凿出的光，让漫长等待中徘徊在绝望边缘的我们，看到一些希望。

护士与护工，是穿梭在希望与现实间的信使。她们深谙家属的焦灼，在送饭、递物的间隙，会特意放慢脚步：“今天阿姨能眨眼睛回应啦”“早餐比昨天多吃了几口”……零碎的话，像春雨润进干裂的泥土，那些被专业照料滋养出的微小进展，是我们熬过每一秒的底气。她们眼神里的温度，默默说着“别怕，有我们在！”这也让ICU的冷墙，涂上一抹人性的暖光。

家属间的联结，更藏着直抵人心的力量。在ICU外，家属们谈论最多的就是“病人今天吃了多少”，有人因“多吃两口”笑出泪花，有人因“没进食”红了眼眶，可情绪从不会就此沉没——一句暖心的安慰，一次轻轻的拍肩，都会让陌生人的苦难瞬间共情。当病人被推出做检查时，所有人自发起身，一起帮忙推床、扶轮椅、递东西……没有犹豫，没有算计，只有“为亲人护航”的本能。素昧平生的共同托举，让孤立无援的等待，化作并肩作战的奔赴。

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，是这场守望里具象化的光。连续数天的等候，刻进眼底的疲惫，没能压弯他的腰。他主动迎向茫然的新家属，用“医生护士值得信赖”的笃定，用“几点送饭、在哪儿打热水、医生什么时候来”的细碎经验，把自己熬过的难，变成照亮别人的灯。他总是第一个冲去帮推病床，“小心门槛”的提醒，带动更多人加入互助。他让我们看见：即便无法替亲人痛，也能以凡人微光，为彼此撑出希望的天空。

在这里，身份、地位，统统失效，只有同为“守光人”的共情。我们因苦难相聚，却在相互扶持里，触摸到人性最本真的力量——那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陌生人之间无需言说的懂得，是困境中绝不独自沉沦的抱团。

ICU外的温情，是医护人员以专业托底的人文关怀，是陌生人打破隔阂的生命互助，是每一个微小瞬间里，人性主动选择的向阳而生。这些光汇聚成炬，在至暗时刻发光发热：即便命运把我们扔进苦难深渊，人性的美好仍会倔强生长，而这份生长，值得我们含着泪、咬着牙，拼尽全力去守望——因为它不仅是亲人康复的希望，更是我们坚信“人间值得”的底气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大足区龙水第一小学)

走/四/方

吐鲁番 狂沙吹尽金纷呈



张春燕

那期待已久、终于成行的新疆游，尽管投影在心中的景致新奇而震撼，但坐在旅行车里，有时一连几个小时穿行于荒漠、戈壁间，难得见到几缕绿色，眼睛和心灵也不免困倦。

初夏，从和静县出发，前往吐鲁番，走进火焰山。从海拔2000多米的山地走进0海拔甚至是负海拔的地方，于我，还是第一次。路上，狂风数次把旅游大巴的顶盖掀起来，车内几个壮汉几次三番合力去关，那顶盖却又三番几次被风的魔掌给掀开。风使劲儿捉弄一车人，不时让车里的人惊呼、缩脖，也是神奇一景。

然而，走着走着，走进我们眼里的景致，就如劲风一般，吹走了我们心中的寂寥与困倦。

首先是火焰山。我们很多人关于这座山的概念，都来自《西游记》。因了神话故事，火焰山在我们心里，是玄幻奇妙所在。真实的火焰山，神奇度不亚于神话。它跨越了中生代的侏罗纪、白垩纪和第三纪漫长的地质年代，每当盛夏，赤褐色的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灼灼闪光，灼热的气流翻滚上升，如烈焰熊熊，火舌撩天。这是中国最热的地方，光秃秃的山岭上，寸草不生，飞鸟匿影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还有着一眼灵异之泉。泉水虽不深邃，却从不干涸。向西行的人们送去绵延不尽的生命活力，带去永不枯竭的生命启示。这眼神泉，成为火焰山一个神谕般的景致。

火焰山砾石蒸腾的热浪，如火焰一般在我们的体内飞窜；弥漫在神泉上空的缭绕轻烟，给千百年被笼罩在神秘面纱里的这片风景，增加了更多的传奇和看点。这热浪，这轻烟，任是硕大的芭蕉扇也不能驱赶。我们的脸迅速被烤得绯红，如被美景和神泉灌醉一般。

然后是坎儿井。这是世代新疆人用智慧建造出的蓄水灌溉系统，与万里长城、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。它蓄积了天山雪水和夏季雨水的清泉，顺着水道，流进亿万亩果园和农田，也流进了观赏者的心田，长出了茂盛的庄稼、香甜的水果，还有世人由衷的钦敬与礼赞。

再就是吐鲁番的葡萄了。初夏，挂在排排藤架上的葡萄，透过浓绿繁茂的叶片，向我们露出晶亮的绿色眼睛，逗得人们口水直淌……

上苍在给吐鲁番以干旱、炎热、风沙等严峻考验的同时，又给了这儿以丰富神奇的资源。强劲的风能和神奇的地下水自不待言，还有丰富的煤炭、石油，以及铀、铜、铁、锰、锌、金、银、硒等矿产。

也正因为吐鲁番特殊的地理环境——雨量少，气候干燥，晴天多，日照充足。高山雪水，还有汨汨流淌的坎儿井，给了这里的葡萄、哈密瓜和西红柿、辣椒等农作物以持续的滋养，这儿的瓜果，特别大，特别甜。这儿的蔬菜，特别茂盛，特别好吃。

吐鲁番体现出新疆的地域特点：干旱与清泉并存，苍凉与生机同在。

从古西域，到今天的新疆，广袤的土地上，沙多、风狂、山高、石奇，无论是花草树木、野生动物，还是其他自然资源，都有着让人啧啧称奇的独特形貌和让人肃然起敬的生命力量。纵使风沙刮不停，狂沙吹尽金纷呈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